澤堂集

別七

經筵日記
策問
殿策問
雜著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三目錄

經筵日記 癸亥 甲子
策問
尚書
姓
夫婦
娼妓、
養生
氣
避寇

是非
宦侍
士論
殿策問
聖賢行道傳道
設官分職
帝王之學
辨奸
治道擇術
遠逕

君子小人
文治
治體
人主使臣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三

經筵日記 此日記錄在曆書紙背不復定凡例修正而從本草傳書入梓

癸亥七月十八日始入對文政殿晝講論語自季文子三思止不可及也務窮理而貴果斷鄭經世主言勇字臣以為若不善而徒以斷為主恐有差失必先窮理預定天下之是非然後方可言斷鄭曰是以知先於行

十九日晝講入侍自子在陳止亦恥之 上曰不念舊惡乃當今至戒筵中皆贊服臣曰舊惡之為言乃有新善之云爾若未有現顯改過之實而徒以歲月

久遠謂之舊惡而用之恐非經旨況如爾瞻乃通天之罪豈有可遷之善惟其次减者或有善可用也○左丘明恥之所養可知此本孟子論子路語也恥字最難說須是養而致之向來士大夫為不善者有利而無害人皆趨奔惟有恥者不然人君不可不養廉恥也

二十日顏淵季路侍章 上曰無伐善無施勞是顏子難事乎臣曰顏子就所能而言之謂之願者謙辭聖人不知己是聖人況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乎又据覊的牛馬註臣曰人皆以為王道決不可行於今以

此註言之王道易行於霸道也 上曰豈有此理 臣
曰王者無欲虛心順理如牛馬穿絡然霸者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强其所不能豈不難乎李貴極言聖學
當主一無適豈可徒說無欲二字耶仍及師道俗習
閭巷雜談 臣曰 臣以王道去人欲為說李貴言誠敬
去人欲之本此言是也 臣又曰筵中皆以渾然天理
四字為言此理字未易體會但此牛馬說上看驗可
辨云云又曰 臣等所講未免踈略 殿下於宮中熟
玩詳味有所疑處即問於 臣等則 臣等亦因此知聖
學之所至也夫學貴思思則有疑疑然後有進也今

自 上泛讀前授一過更不審問疑難處即臣等不足道筵中豈無可問之儒臣也貴曰李植言極是須以得師為先務

二十四日自雍也止曰太簡臣曰心中無物所行自簡也無者非無義理無物累也古人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郛無主則實鬼瞰其室云云又曰近來之事恐未能居敬而行簡也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刑獄最不可擾也今者戡亂之初雖未免暫施刑誅然須當誅便誅當赦便赦今則不然追捕囚繫絡繹道路秪足增怨不足服姦也 上曰此事予知其弊久矣自

專一本作金

爾如此可恨臣又曰易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此云
變更之道當審其始也今羣材滿朝各陳所見自
上不究其弊一切敷施至於推行之處多所妨礙也
不答
二十六日晝講顏子好學章鄭專說文義臣曰先明
諸心知所往此言窮理當先必須預講是非㡬臨時
省察善惡之幾也 上曰未聞好學者云云聖人之
言無乃太迫乎鄭曰實無其人告君之辭當如此也
臣曰是時曾子年少學未成宜乎以云也大抵真好
學者難得也昔人問於程伊川曰門人孰為有得伊

川曰謂之有所得則未易言也當時弟子如此論語
註中人非無學問之人程頤之言如此亦孔子之意
也其後 宣祖大王問李滉朝臣學問滉舉此程說
為對云以此言之臣亦未敢對惟奇大升多見文字
可謂通儒也
八月初一日三月不違仁章張子曰註臣曰先儒以
為二程氣質明粹橫渠氣質夾雜故其工夫極到底
其言尤切實如此章雖愚不肖可以下手也因鄭經
世天理人欲之說 上曰天理人欲詎是難辨底物
乎鄭曰此教甚善凡人色貨之欲易辨隱微之欲非

聖賢不能察臣曰事有是非肯綮處勿爲私意暗牽差之毫釐不覺陷於大惡如宋高宗事虜他心自以爲孝而後人以通天之不孝斷之不明理之過也

初三日箪瓢章朱註博文約禮臣曰此實兩進工夫聖學切要之訓也古人之閱天下之義理至於無可疑則胸中亦足樂也不但不愧不怍而已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亦此意

初四日因澹臺章爲治以人才爲主註臣曰知人尤難於用人臣聞 成宗大王有言自有職以上予能知其賢否才拙未知 成廟以何術能徧知人物如

此也今宜申明薦擧之法一以求訪人材為先可也
鄭曄曰　成廟逐日接下與臣僚無間宜乎審知人
物也李敬輿極言用人不公之失臣亦言當今之病
在於曲徇相識人之意不問賢否一切注擬且所擬
之人非有預定銓品或首擬或次擬皆無倫叙　殿
下但披三望以首擬為最賢而點下豈知三望元無
高下之可言也　上曰三司清顯或見擬一人於副
末一二番後更不注擬或初未知何許人而遽首擬
殊未知其故近日儒生上疏以予首望落點為有弊
仍論　祖宗朝有上中下刻字筆當落點時信手取

筆得上則點首中則點副下則點末此意似公鄭曰
曾聞此乃 明廟時事也臣曰此非活法也李云似
有弊 上曰若三望中有曾所知其賢者則可以落
點三望皆不知之人則此用筆之法似公也
初五日自孟之反不伐止何莫由此道臣曰不能由
道有二愚下者固不能由之其高者反騖於異端虛
無之境故人鮮由之鄭曰植言未盡高者入於虛無
下者溺於功利云云宋朝之美臣曰周末文勝之弊
也如以佞為賢之類可考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正與
此相反我國風俗未知所尚如何但向來士大夫全

以嫵媚便捷為名士一經世變廉隅頓毀豈非重外者輕内而然乎如唐太宗以魏徵踈野反為嫵媚則其觀人待臣之美可取也

初八日文質章野鄙略也　上問鄙字臣曰鄙猶庸俗也古人以美為都以陋為鄙也人之生也直臣曰此聖訓極嚴如云不直而生則雖生無異於死也使人惕然警動處也○因鄭經世論委差事曲折甚多臣曰此宮法不正失之於初大抵王子公主出宮後方遣都掌之類以收私貢今自　大殿送人則公私之間是　上命也臣子安得以禁之令須變其體統為當

○請大北冒占登第者表表人削名雖已正刑者不可不削名也　上曰此亦不公　不允

初三日晝講李貴極言功臣被毁之寃臣曰此言於臣等甚未安但聞人譽金李而不聞毁之也惟從事官以推賊贓有謗且用人不免糊塗守令無異於前此所以多謗朝廷非全詆功臣也李極言紀綱不立之害臣曰古人云朱子封事今臺諌不能按劾引朴應男事數條又曰紀綱只在持公道使人心悅服今人材同而或顯或詘罪惡同而或刑或免紀綱安得而立乎

初八日因金長生所　啓論鄭澈得罪於黨論而不

得罪於國家今有匹夫抱冤或因子壻呈籲從中
允可人無非之今鄭是何罪而梗之至此自 上亦
以臣為有黨故不許也 上不答李貴曰上已許也此言極誤○
坐講之說臣請史官須坐 上曰雖他臣亦當坐右
人察言觀色然後情意相通今俯伏極未安○上屢
言新進少年凌大臣之害臣曰臣雖年大在新進之
中 聖敎如此極未安臣自關西承 召入京後只
有一言論而朝廷不用此臣無所作輟也其言論則
以當今之弊不以王法加於罪惡而專事蕩宥冀免
怨叛一切容貸及罪累之人或懼或怨多造訛言則

又旁行譏察虛疑浪說無所不至而遂有洪振道之事此皆天理未明而人心多私求利未得害已隨之者也臣但爲此論餘無所撓李貴曰譏察決不可無豈可徒恃天命不爲　宗社之憂乎　上曰譏察不可專廢臣曰譏察的有後弊設使十中一二有所利益將來之害必有大於所得者今柳應洞告變是出於譏察乎成佑吉之言出於譏察乎惟羣臣大小各盡心憂國則雖不務譏察自然先覺也如其不然則受譏察之任者未必得實而全行已私也　上曰此言極是

九月十六日申欽李廷龜李興立柳舜翼韓汝溭趙希逸金世濂李植愼天翊李性源朴炡羅萬甲自文莫吾猶人止不直拒之講義畢臣曰程子曰修養之可以引年學者之至於聖人國祚之能祈天永命却有此理盖天即理也一身萬事件件合理則自然順吉逆之則反是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古人不言理字多說天字如言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大德者必得其壽皆分明言天人相與惠迪從逆非如後世祈禳禱祠之類也國家雖極衰亂人事修盡則却有此理

二十三日初更四點入對崇文堂參贊官韓汝溭侍讀官全湜檢討官

李植注書宋恒吉待 教羅萬甲檢閱李景奭 進講大學衍義自魏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止資空談銷永日鮮有不為文帝者講畢 上曰文帝雖好文辭既讀五經則何為全無所得臣曰文帝志在著述文字其讀經傳不過採其華采為結撰之具而已讀書而不以求道為志則終無所益今亦有可驗今之擧子講誦朱子註經書非如魏時經傳道理未明之時也而以經科進者未聞有道術者此其驗也 上曰文帝大抵有才藝之君亦非凡庸底人臣曰文帝能當孫權諸葛亮此非偶然 上曰觀文帝失德不至於亂亡者亦未可曉

臣曰曹氏樹基甚固所以兩國不能敵明帝以後則司馬氏當之非出於曹氏也　上曰文帝與思王文藝孰優臣曰以文選所載較之思王似優臣又曰古今帝王好文辭無如魏之三祖其獘至隋煬帝而極煬帝至與臣下較勝負文帝之言曰文章經世大業不朽盛事身爲帝王不欲以德業垂裕而乃欲以文字留名其立志如此宜其無所得也大抵作詩文最耗精神敗害心術臣見儕類或天資質朴有識慮人往往好文辭則變爲浮淺迂踈之資矣○湜言文帝薄待陳王事臣曰不獨思王當時諸王皆拘禁不相

通魏非甚無道之國惟待骨肉之薄前古爲尤甚陳王素與文帝恩寵相埒故即位之後尤忌之旣貶爲侯誅其黨友前後三四徙封陳王再三上表請朝覲通問其辭極悲切其尤警策者有曰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權之所在雖踈必重分晉者六卿亡齊者田氏前輩以爲意指司馬氏 上曰司馬氏此時已權重耶臣曰明儒有此論矣司馬此時雖非權臣三馬之說當時已有之曹操每欲誅懿因師與文帝善故得免其後陳王之言果驗矣 上問建安七子之名臣歷數以對繼曰建安卽獻帝年號文帝未簒時也風

俗之變關係大矣當初黨錮禍作陳蕃等夷滅故是
時父子相繼皆以危言危行爲戒於是蔡邕之徒倡
爲文辭故七子文章古今爲最湜仍言已卯之後士
習皆浮薄亦類此也 上曰今之士習極無謂項日
照訖推査時至有奔走呼寃於道路者云此何等士
習耶湜曰士豈盡然宜且勸奬臣曰士習非朞月所
當變自 上崇用耆宿之儒庶有丕變之效也且國
家以詩賦取進士雖非正科亦近於浮華至於經義
書疑猶是學術中文字考官若取之有法必無雷同
之患必不得已變其文體依倣中朝而取之或可也

今欲分屬經書疑義詩賦之下殊非試士之正體臣
竊以爲未安 上曰此事予亦知其不可行不改士
習而救弊於其末眞無益之論也臣曰二程之門所
學甚正而然猶程子見謝良佐讀史記以爲玩物喪
志謝即泚顙朱子解其義有一心奔在冊子上之語
盖不以書冊開心智反以心智徇書冊此雖與酒色
湛溺者有間其爲害心一也 上問後魏主珪好書
冊如此而終不得其效何耶臣曰以純夷之君荒朴
甚矣必不得遇眞儒眞儒亦必不肯事之李先凡陋
不能以己正君故其效宜爾論唐文宗事臣曰文宗

誠賢主也恭儉之節前所罕有受制於權宦爲尤甚良由不得其術也爲天下大事不與將相謀之與一二書生共行盜賊之術云云劉蕡之策揭國柄而歸之相揭兵柄而歸之將此語甚要宋祖以盃酒釋兵權誠得其便也　上曰文宗時事勢極難將相皆無奈閹寺何雖欲揭而歸之勢必不能若能揭而歸之大是英傑手段必不使其勢至此臣曰誠然周濂溪曰天下事勢而已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此之謂也

上曰魏珪何物盖人神智之問似好看臣曰誠如

聖敎珪雖夷狄比之魏文唐文却差勝其所問却是

裏面底事盖彼開創一時用智慮多矣而常若不足故有此問如二君都向外馳了臣仍曰古人非堯舜不陳臣亦有一言此古人之言程子曰盜賊亦有禮樂非謂盜賊有禮樂却有其理也自堯舜心學相傳自周公而下至朱子爲正統也其說已備於經傳無容更言今擧其最悖者言之曹操性至儉能造覇業朱全忠侯景之徒盜賊也其初百戰百勝得志之後湛於聲色前後如二人乃爲庸夫所敗由其志氣昏惰計無所出故也由此觀之則雖盜賊亦有心術然後能盜賊今人以正心誠意之論爲迂儒芻狗之談

以聖賢爲第一等事不敢犯手做故臣爲此論矣

甲子七月十九日以應敎晝講論語知事徐湝特進官李貴承旨趙誠立修撰李昭漢兼春秋金榮祖奉敎李埛注書成汝寬自飽食終日止見惡於人其終也已 臣曰人心有體用須着事上便不流放如外道則便是枯木死灰有體而無用也若夫吾儒之學專於事物上用功若專無用心則流慢怠惰流於利欲何所不至乎所謂將有患害者也愽奕雖玩戲心不走作猶賢於不用心也 上曰此章之指專以無所用心爲非豈以愽奕爲可爲底事乎臣又引游於藝章註云古人玩心處如此云云

二十一日朝講領事申欽知事李廷龜特進官金大德崔來吉承旨鄭廣成司諫鄭宗溟侍講官李植李明漢掌令崔衍兼春秋金地粹記事官成汝寬李坰自微子去之止不用而去臣曰仁體難明只以此等章識之亦可也云云上曰此三人孰優臣曰既曰仁則似無優劣然大易以明夷之象爲箕子先儒亦以箕子所爲爲尤難 上曰死者豈不優乎臣曰此則識如 聖教三仁地位豈可以死不死論其長短乎 上曰柳下惠言三黜不去曰焉往而不三黜此言何如臣曰此是他不恭處坐斷以天下皆無直道也雖是不可屈之意語意似不恭也○待聖人自有誠敬儀度豈可徒

以待李孟之道修之哉待之雖厚旣曰不用則當去也言史事臣爲都廳郞廳頗任此事矣今者以史草放失欲令新史官褒貶十六年間事豈可得哉其時兼春秋者尙多在朝使之各書所聞見以送而摠裁時據其多少采用實記似可 上曰旣無依據則此策誠是也

二十二日 同知鄭光績特進官李慶涵承旨洪命亨 侍講李植李明漢記事官成李沈之源

自齊人歸女樂止必天下而棄之 接輿之行非不高但聖人從容中道不至如彼被髮行歌且聖人欲與之語輒避之亦非道理此是賢者過之反未免行

二子他本作學

㤜者也

二十三日同知鄭曄特進官沈諿承旨崔晛侍講李植李明漢記事官成李沈自子路從而後止終不離於道此章與前章同意但此却知子路尊敬又見其二子不至迫切狂㤜故先儒以爲荷篠最優 上曰末章必是子路返而夫子言之也不然子路向何人道此句耶臣曰出處去就有三層聖人欲拯濟天下大賢如伊尹太公不肯小用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故不出其次自知才學未成不敢當大位又不作小官如漆開之類是也其次不立亂朝不事汚君或隱丘陵或隱下官又其次性行高

潔才又不合世用自守其志雖治世不出然世之人君以一世皆營營於進而恬退者不以此爲重故要激勸頹俗每加優奬 上曰然賢者退伏而人君不自省已反以去者爲非則誤之甚者也

二十四日晝講知事吳允謙特進元鐸侍講李植檢討李昭漢自逸民止豈虛語也臣曰逸民八人雖有差等然其才足以有爲又其隱遁皆有所以如伯夷遜國仲雍讓嗣之類非如接輿沮溺果於忘世之流也 上曰柳下惠三黜不去則何謂逸民臣曰柳下惠安於小官與衆由由不以聲譽自現及見黜又不肯去國求合於他邦此

其所以隱也○伶人賤工賴聖人之化識樂之正理恥見僭妄之禮去而之他此聖人功化之所及也上曰仲雍何至斷髮文身乎何至往荊蠻乎臣曰斷髮文身所以自廢讓國之心重故不憚辱身如此此中權處也

二十五日自君子不弛其親止至於此而已哉臣曰周公封魯以爲卿士伯禽受封之國此其訓戒之辭豈非切要之言乎不弛其親即親親之道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即敬大臣之道中庸九經說此義頗詳矣盖爲國之道無出此二者無求備於一人尤切於用

人之法至故舊不棄若在所後務去偷薄曲盡義理是風教之要也徐淯曰親親則有不任事處如周召之外見任於朝廷少大臣則惟賢是用此二者並行不悖 上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此是聖人事下聖人則恐有弊之言臣曰此訓似不切然不棄故舊此仁厚之風風俗仁厚則自無悖亂之事此却切要蓋大故是倫紀之罪外此之過失自可容置待之如舊然謂之不棄但不棄絶非謂薦用爲官掩匿其罪如沈守慶待沈銓一節至今人以爲得體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但不失本初相親底㨾

子而不計後來過失也臣又曰本朝待宗親之道雖
未及三代之制比之後世拘禁防限之薄則遠過之
旣尊官厚祿待之而三從親盡則更許從文武科進
常時又許交游出入無所疑防此最好但雖有絶等
之才不叅國政此未及於大道之世也然開此一路
亦有效尤而敗者要以保全莫如今法 國家敬待
大臣事亦關由如備局及大府寺皆宰相爲提調獨
用人舍人最國之大事而宰相不知雖謂不見用可
也 上曰大臣固如此但聞銓郎不用堂上之言堂
上欲用人銓郎却沮之云此何理耶臣仍歷言銓郎

權重之因且曰今之銓郎雖不及專擅然朋攻之端
必自銓郎始不可不防
二十八日晝講（李貴鄭曄鄭廣成李植李昭漢三史）自日知其所亡止
必文以重其過臣曰知行學之大方日知所無是謂
日新月無忘所能是謂不失能如此方有益博學篤
志切問近思雖未及力行之地頭但能如此則心在
內裏物欲不入所存自熟四字最要如夫仁亦在乎
熟之熟也李貴曰切問近思乃論學之要若是國家
事當念其大者遠者以為措畫不可姑息目前以切
問近思也是以朝廷之上識見為先識見淺狹則不

他本賢下有之學二字

他本致下有其字

可爲國臣曰如貴之言比之學者則正如不志於聖
賢之域而只做科文做自好人要過目前人事者耳
此切問近思者却志於聖賢但循序而進不欲躐等
也 上曰此語極要切非謂姑息目前也曄曰大學
之規模極於平天下然用功却從誠意始蓋貴之言
有爲而發也○百工居肆古人之學只詩書六藝治
心養性等項也然必朝夕從事方極於其道不然則
外誘入之矣旣曰君子非凡庶之比然若兀然自守
不事學問亦無由致道○小人之過必文此章文義
甚明小人初來亦是與人同由其不勝利欲或做過

他本掩下有之字

底遂欲掩輾轉無狀以至窮極是以君子戒於自欺之端貴曰此小失自欺君子亦有之臣等亦未免臣曰朱子曰不必鑄私錢假官會方爲自欺云云曄曰此是精語古人觀人情狀都只在此

八月初一日朝講領事左台知事吳特進李時發李曙承旨趙誠立兩司李顯英俞伯曾下番李昭漢史官成汝寬沈之源金卨君子三變此章當與威而不猛章參看其註所謂聖人渾然陰陽合德者亦謂此也此聖人德盛之符非學所至所以橫渠學恭而安不成然非聖人則必變化氣質以趍於中和所以司徒教冑子以直而溫寬而栗簡而無傲剛而無虐爲訓

皐陶九德亦謂此○君子信而後諫大凡有事然後勞民有過然後諫上此皆逆境也故其言不能入旣誠信交孚則自無此患此重誠信孚上今日發政施令無非爲安民計而民皆怨咨號令不行此豈獨官吏誠信未孚乎恐 殿下誠信亦未孚也且如古人有言秦以深計爲妖言諫諍者爲誹謗蓋深計者預言未來之事如言盜賊將起國家將亂皆於未形見時言謂之妖言亦易諫者不過規切上之過失謗者亦揚說上之過失此似誹謗此兩言相似甚易此章雖爲人臣言事之戒然人君知此則聽納之道莫要於

此○大德不踰閑吳氏以爲不能無弊蓋主觀人用人而言則可以錄大捨小若爲律己而言則此言似疎漏　上曰此言非爲極摯底人而言也　上復問未信而諫自是人臣之戒然其誠信未孚時豈可不諫兪伯曾曰山人野士或新見君父豈待誠孚而言乎朝拜命夕奏疏可也臣曰山人有德望爲人君所慕重亦是誠意已孚大抵此章專主誠信而言非謂必與人君久遠親信而後諫也上自三公下至百執事皆有諫責豈可以誠意未孚姑待後日大抵人臣進言極難語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言語長則易摘

瑕釁以此獲罪亦非難事昔武后號謂暴誅然必能容諫如論告密多殺平民之事曰彼豈皆英雄而欲爲帝王耶自今觀之武后若曰汝以逆賊爲英雄耶英雄必皆爲帝王耶云爾其人危矣且姚令言作賊數德宗之罪曰除間架錢乎稅商錢乎此乃陸贄之言也苗傅劉正彦犯闕之言亦以不用李綱用黃汪爲高宗之咎此陳東許翰之言也逆賊之言與忠臣之諫相同若不考其主意則以言獲罪豈不易哉

上曰諺云言也文也只在聽與見也此論誠是近來多以情外之說論人此極未安

初二日入侍李廷龜張維睦大欽李植李昭漢成汝寬李垌金卨子夏之門人小子章臣曰此大旨子游譏子夏門人但從事於小學之古不知大學之道子夏則以為學之有序不可躐等能兼大小者惟聖人而文字似簡奧故註頗以言外之意明之至於程子之意則又發明大學小學之事莫非天理但小學灑掃應對乃是粗迹然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理也灑掃應對却是理之當然此是形而上者此是極精底 上曰孰先傳焉此句未曉臣曰此句似簡深但註解却易見但譬諸草木一句却易分曉草木有大小之區即小學大學之別然

皆在一園圃一園圃即道體也小學書言灑掃應對節次如搦溜播灑賀斂辟咡之類極精詳盖灑掃應對十分精當是正當道理此道亘天亘地不獨在灑掃上推而至於平天下只是一理而此皆是其然者也然此必有所以然此乃其然所以然之別也

初三日吳允謙 崔鳴吉 崔睍 李植 李昭漢 史官上同 自仕而優則學止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臣曰古人之學便是仕而應行道理必驗於行然後又却進學爲易孟子之時以旣得人爵棄其天爵爲嘆今人不學入仕況望仕而學耶○子游文學高弟豈不知喪之節文而

爲言正爲其文學勝故恐其或過而爲此論也雖似
有弊不害爲務本之論○爲難能也此諺解似誤解
只作不可及之意非但文理不暢子張爲難能之事
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是難能事而孔子未許其仁
盖無至誠惻怛之意也荀子以子張爲苟難即此意
諺解非是○仁字最難說就人事上看則頗分明前
陳文子註亦以仁而不佞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仁
之爲義可識盖比干之死箕子之狂極難若以誠意
行之則此是仁若外慕而效之則不得爲仁此謂之
苟難又程子以博愛爲非仁故上蔡以覺言仁朱子

深以此說爲非以爲不可離愛而言仁至誠惻怛便愛之發也吳允謙曰先儒云仁字唯公字近之此是也○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輔人之仁此是釋並字○人之不得用父臣非不知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也但久遠則哀慕漸殺而或爲私欲間之則舊政不便於己舊臣或有所逆不得不改故古人以爲難能也

策問

問尚書一經備載聖帝明王謨訓功烈固非後世之所敢擬議也然其刪定之微旨傳註之醇疵篇秩之完缺或有可明辨而詳說者歟穆王耄而取甫刑平

王襄而錄文侯於尊尚之義何據伯禽之征淮夷秦穆之誓羣臣於諸侯之事何別而特取之歟今文出於口誦而尤艱晦古文出於壁藏而却平易者何歟漂杵之策孟氏靡信數罪之檄吳氏亦疑即其眞僞誰究歟流火之說僞而眭弘以災異敗復辟之註誤而王莽以亂逆假若是乎傳註無益也夏侯大小之立官臨川父子之設局劉向之演洪範孫奭之獻無逸亦有邪正粹駁之殊歟九峯蔡氏師承晦翁作爲集傳大闡奥義漢儒註疏由是盡廢然其惟庸罔念之釋王敬作所之句顧不專用師說何也經所以明

道傳所以釋經而其可疑者如此則將誰使之折衷歟抑其宏綱大用初不在於章句之末歟何以則學之得其要敎之盡其方推而行之得其效歟諸生遭此文明之運將由經科而進其於金華之講石渠之校必有自得素定之論願聞其略

又

問姓者生之别也古者或以土爲姓或以封爲姓其詳可得聞歟或指李爲姓或得卦姓陸何其異歟上古帝王公卿皆祖黃帝而氏各不同不聞後世有其苗裔何歟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宋之呂范皆一時大

姓後世雖有其姓世無稱焉何歟有賜以爲姓有冒而爲姓者有以不易其姓爲賢者其於禮何如耶我國以六部之姓三韓之族爲最貴然而時有盛衰以稀爲賤不復考其源委何歟中原不娶異望之同姓而異姓則雖近或娶我國則不嫌異望之同姓而外姓則雖遠爲嫌互相譏病何者爲得歟至於門地以爲選濫冑以爲貴乃當今之巨弊也使草野材賢望門而却步膏粱闒冗尸位以病國何以則別姓氏崇世族而無失賢癏官之嘆歟願聞其說

又

問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刑妻正家之義備載聖賢經傳而世之君子常患不能盡倫者何歟孔氏三世黜妻尹吉甫後妻殺子聖賢之敎亦不能化導何歟袁紹之雄豪馮衍之剛直而皆不免悍妬之患霍光忠臣也而陰妻邪謀王導賢相也而畏妻貽譏俱不能黜去何歟或以啖棗黜或以叱狗黜抑何其甚歟我國士族之女不得改適士夫疎棄正妻名敎不容雖配耦不良而離異者絶少果合於古人之中道歟邇來世敎陵夷閫則顚倒男女早婚奢華相競夭年敗倫之風不可盡言如欲使一世之人家道正而人

山上恐落黃字

紀修福祿盛而年壽延則其道何由

又

問娼妓不正之色也而古之豪俊氣節之士或不免沉溺何歟鄭衛之詩夫子不刪高唐洛神朱子不取聖賢之見異同何歟杜牧之於楊州元稹之於鏡湖樂天之於樊子東坡之於朝雲韓翃之於柳陶穀之於蘭情節得失亦有可論者歟周恭叔儒門也而被河南禽獸之責胡邦衡直士也而遺梅溪坙豆之譏秦少游之宋州事山谷以爲志大略細韓致光之香奩集方虛谷以爲憤世無聊評論與奪之不同何歟

我國自前朝有女樂之設有選上之規内殿之豐呈邊鎮之聲樂皆用娼妓至於中書有臺妓列邑有枕妓先輩名臣視如尋常至以文字誇張流傳俗習之弊久矣如欲回南國之化洗北里之汚則其道何由

又

問養生延壽其術多矣所謂顛心神鍊精氣服食禁忌之方何者爲得歟黃帝之法彭祖之術後世多傳而未有以學習而長生者何歟或飡木皮而壽或效龜息而壽或飡桃實而壽或餌枸杞而壽者何術歟嵇康高士也不得飡石髓而胡廣小人也乃能飲菊

譚服食延年亦有數歟程子以修養之可以延年比之於國祚之祈天永命朱子作調息箴乃有守一處和千二百歲之語聖賢之所以自必於長年者如此然二先生亦不能享有上壽何歟大抵神仙不死之說固已誕妄而不可學學養生延壽之方久視於人世則雖君子亦所屑為而守道觀理之士未有以此說垂訓設教者何歟伊欲不流於方外而能盡其養生保性之道則行何術而可致歟諸生博雅之學願聞剖析之論

又

問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其爲氣一也而有血氣義氣之二名何歟孔子所謂如神之氣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是指何氣而言歟程子謂才稟於氣張子言有氣質之性此與孔孟之氣有異同歟或論文而以氣爲主或談兵而以氣爲主是何氣歟古今國家莫不崇奬士氣以爲興亡盛衰之判其爲用大矣我朝自
祖宗朝培養士氣至今不衰二百年間扶植綱常觝觸權倖以扶國家元氣則可謂盛矣至於朋黨相仇爭狠相加削朝士之籍毁鄉人之家自以爲激濁揚清國法有所撓吏師不得制是亦可謂士氣之盛歟

諸生學究理氣非日用而不知者也願聞酌中矯弊之論

又

問寇至而避士女之常行而其潔身遠害亦有足多者高柴之不徑曾子之先出商山之採芝鹿門之躬耕果孰優劣叔皮之河西仲宣之漢南子羡之依嚴武昭諫之容錢氏亦皆識其托而無疵累之可語耶頃者國運不幸腥膻深入兩西士民魚肉塗炭慘不忍言即今凶鋒雖退禍心未戢再猘之憂朝夕可待京外之人咸無固志扶老携幼逾山竄海者比比皆

是論者或以爲害義朝廷宜加禁止伊欲不失乎全身之智而無害於向國之意則其義安在抑其大本長策不在於避亂之得失耶願聞其說

又

問是非者天定正理彼是則此非此是則彼非是是非非自有一定之論不可容私焉武王伐紂夷齊死殷所行不同而同於是何歟漢以征伐而虐耗宋以和親而滅亡所事不一而一於非何歟柳下惠不去而遺名大夫種不去而殺身行已則同而得失異歸何歟管仲不死子糾而爲仁王魏不死建成而有罪

跂異作岐

處事則一而功罪懸殊何歟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孟子當亂世歷騁諸國一行一止亦有是非之可言歟牛李互擯孰得孰失洛蜀相攻誰是誰非大抵是非萬族必居於一惟君子可以明之而濮議唱於韓歐無極爭於朱陸新法方議而程子不非伯紀人望而魏公力排其故何歟恭惟我朝　聖明在上羣賢輔下是非宜無可疑而以今言之士異道人異論各自以其心為是非朝廷之上羣議跂嚮閭巷之間士論角逐擊然殽亂靡所適從以至邪正混而不能辨獄訟紊而不能理政令煩而不能一風俗壞而不能

正將大道滅不可復正而然歟抑彼此所見各當不可遷易而然歟抑是非曉然而揣鑿嘵嘵者人耶何以則非是定國論正而無數者之弊與顧聞的確之論

又

問宦侍之職守門傳令而已末流之禍慘於女色何歟豎刁之於齊伊戾之於宋秦二世之趙高漢元帝之石顯東漢之王甫曹節張讓之屬李唐之守徵季述令孜之類元魏之宗愛劉騰趙宋之童貫師成或以亡國或以亂政其禍之或淺或深可歷指而言歟

三國六朝之衰季呂氏武后之亂朝未聞有宦寺專權之事唐憲宋神明主也不免有宦寺專征之失何歟我國之置宦官亦遵古制而自前代不聞有宦官之禍何歟 聖上臨御宮闈清淑幽陰之路永杜然自今以往可無履霜之漸濫觴之弊歟何以則宦寺得其職而無家國缺 敗歟諸生必有慨然於斯者其各悉著于篇

又

問士必有論議亦有一代所尚其高下邪正實國家興亡之所係可不重歟唐虞三代之盛尚德而不尚

言亦有所謂士論者歟戰國之世處士橫議說客相傾天下病之亦有得失之可言歟至于秦始一切坑殺而覆亡之禍反甚於戰國何歟西漢之治專尚政法其末也諛佞成風王莽因以簒逆東漢諸賢淸議激揚卒陷黨禍曹氏因以僭竊其一世標的不同而同歸於亂亦有得失之可言歟兩晉六朝之士專談玄理遺落世事李唐之士專尚詞華是可謂士論而有關於興亡之效歟逮至宋朝士論最正而前有奸黨之禍後有僞學之禁時君世主非甚無道而終莫之察何歟我國家 列聖培養多士蔚興上自館閣

下至學校代有公議國家頼之可謂盛矣然士禍間作或有甚於漢宋而為士者未嘗創艾風習如舊此豈非君相主張之效歟至于今日士論微微日就卑弱其所論議不過黨色是非而已豈不寒心哉如欲激濁揚清挽回世道使一代士論復歸於正則其道安在諸生其務正學而言

殿策問

王若曰天之生聖賢為生民也而周公以上則聖賢在位以身行道而澤被於下孔子以後聖賢在下以書傳道而教明於下然而夏商周漢唐宋之治王覇

異道而觀于後嗣興衰之跡短長之祚則似不無大相遠者鄒魯之訓未遠而焚坑之禍作濂閩之書大行而夷狄之亂慘所以行道傳道之功化安所表著歟吾東方道學至 先朝大明而世道之降愈甚迄于今益泯泯矣予以寡德叨寄臣民之上建極之道所不敢當而在下之真儒亦未有聞焉何歟今者敎化不行風俗大壞洪水猛獸之災不啻在目矣如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開太平於一世其道安在子大夫其各悉陳予將親覽焉

又

王若曰為政必先正名設官分職乃其大者也虞舜之咨命周官之法制至矣盡矣後世之不能盡遵而行之者何故歟漢之設官多襲秦故唐宋設官大率仍舊有何所取於秦政之為而然哉拓拔魏宇文周治道下矣而其官制則倣依古昔者多矣若是乎古制之不宜於後世歟我國家三公六卿之置略倣周制而特異其名其間豈無未盡者歟至于今日官名雖存而職事或異試舉其大者則政府之職在於論道經邦而今以備邊司為廟堂兵民之政無不關由政院之職在於左右承弼而特為出納之一司人君

朝夕與處不過內侍府掖庭署之官戶部自管貢賦出納而該司反為閑局提調自專啓覆定奪而屬曹專不預知都揔府揔管見掣於內兵曹不得如古太尉之尊春秋館下省混屬於承政院不得如古太史之專以言乎外方則縣之民事不屬於州府尉之兵務無關於都護其他別廳之設於內別將之行於外者不勝其猥雜庶事之紊體統之舛從可知也議者欲改正官名務合古制而或謂職事不繫於官名惟在恪共而玆二說孰為優歟如欲官名職事不相乖謬體統專而庶事康則豈無其道歟子大夫學務經

濟其各悉陳

又

王若曰讀書所以窮理帝王之學與凡庶何異哉堯舜之時雖無書可讀至於三代所學之道所讀之書可考而知歟漢高不事詩書唐宗講論夜分所尚懸殊而創業則同漢光武篤好文學宋高宗課日讀書為學一也而出治則殊何歟予以寡昧叨居尊位首設經筵循序讀書于今二十餘年未嘗廢書而學不見效常患鹵莽宵旰萬機文書堆案平日已不暇於誦讀疾病連年精力衰耗又未遑於經席雖聞道之

誠內切于心時習之功已如此將何以終始典學窮格衆理以為出治之本也子大夫造庭對問志在匡君願以幼而學之者悉陳無隱予將親覽焉

又

王若曰姦邪之害人國家大矣人主之務莫要於辨姦辨之之術自古為難帝堯不放共工周公不知管蔡亦可謂不能辨奸歟齊桓之豎刁漢武之孫弘唐太宗之權萬紀宋太宗之盧多遜仁宗之丁謂神宗之惠卿皆以聰明才智之主而不能辨何歟其他辨奸而致治任奸而致亂者可歷數而言歟予以否德

叨承丕緒反正之始放黜憸壬圖任舊人朝廷清明亦一時之盛哉而式至于今治化猶壅禍亂荐臻雖古極亂之世奸臣用事之時豈有加於此哉其無乃有之而予未之察耶如欲知人善察不容奸僞使在位皆君子而小人不得缺 則其道何由

又

王若曰論治道當以擇術為先王覇之道行仁假仁二塗而已又有富強之術事功之學論治者每區別而言之則王者專無事功而霸者亦不至於富強歟三代之為王道桓文之為覇道古人論之詳矣至於

漢唐宋之治固不及於純王之道則其視霸道孰為
高下而富強之業事功之術亦有專行而致效者歟
我　祖宗之世端本設法莫非王道而至于今日否
德忝位國家顛覆此正擇術出治改紀圖新之秋也
然而士大夫之論王道者高談堯舜而不及於救難
應變之策論霸術者專事功利而不暇於安民化俗
之政王道之效茫如河漢霸者之效亦不可望兵弱
財匱事功無成以至強敵外侮賊民內訌日趍亂亡
之域抑何故而至於是歟如欲安民善俗措世治平
則行何政術而致之歟子大夫生逢道否學期世用

必有崇論正議有補於治道者其各悉陳無隱

又

王若曰箕子曰皇建其有極建極之義可詳言之歟自唐虞三代降及後世聖君賢辟居上承統者皆可指數孰為能建其極孰為未盡其極歟予以寡昧叨居君位為一國所歸仰萬民所標準非不欲建極而致治也顧德之不明道之不立而民無所視效以觀乎朝廷則朋黨比周蕩平之路未闢以觀乎四方則習尚頗僻雍熙之化已邈天變見於上民怨騰於下岌岌然尚有危亡之懼是何故而然也如欲立大本

行達道措世隆平無愧於皇極之義其道何由子大
夫讀書窮理志存致澤必有能言皇極之義者其各
悉陳子將親覽焉

又

王若曰古稱知人之難者不過君子小人之辨而已
然君子或近於椎朴而小人或似乎英俊才全德備
者實不可得則何以能別於初歟唐堯姑試伯鯀之
才武王不識武庚之叛聖人且不免於錯看何歟漢
高知人善任魏武知人善察二君之德懸殊而知人
之鑑則不異何歟光武誤許龎萌以托孤昭烈早知

馬謖之必敗是則昭烈優於光武歟予以寡昧叨位于臣民之上惟思得人才布列庶位而常患於失人取其才而用之則饕虐者或間而民生受殃論其德而進之則庸陋者冒忝而績用亦敗何以則能辨別君子小人而官得其材民受其澤歟子大夫必有尚論其義者其各悉陳

又

王若曰以文爲治先王所尚其體用本末施措之宜可詳言之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以德而言其治亦止於文歟夏之忠商之質不及於文孔子獨稱周曰

郁郁乎文哉其末也有文勝之弊何歟漢唐宋之治雖不及古先哲王亦有一代所尚優劣之可言歟吾東方三國之世文物未開前朝則奉佛敎而尚詞華亦可謂之文治歟我國家聖作神承禮樂制度彬彬大備無愧於西周之盛而式至于今干戈纔作文敎未遑禮俗大壞經術茅塞士子所尚亦不及古科製則以險詭爲高講試則以句讀爲能以至朝廷詞命漸歸於魯莽並與文勝之弊蔑如也何以則復 祖宗之文治挽成周之盛際歟子大夫方以文進必有尚論於斯其各盡言予將親覽焉

又

王若曰程子曰為治貴識體人君若何而能盡治體歟孔子稱舜無為而治恭己南面而已以舜典考之皆是有為之迹至於禹湯文武憂勤惕厲未嘗無為者見於典謨史記如彼其至豈其德不及於舜而然歟漢唐宋致治之賢主率多躬親萬機勵政圖治而秦政之量書隋文之傳飡漢明唐宣之明察皆未免後世之譏何歟予以否德叨承丕緒所務者憂勤旰仄綜理萬務以期庶事之康而今者化未能孚令不能行百僚瘝曠治綱日頹以至民生益困風俗益壞

豈子未能無為而致然歟將所務者非治體之大者而有所忽歟將何以識治體而盡治道食治效歟子大夫以稽古之學將進于朝廷其必有能言治道之要者其各悉著于篇

又

王若曰人主使臣之道類非一道一以禮義一以刑賞其得失功效可得以論歟大道之世惟以禮讓則五服五刑安所施歟推食解衣能使不忍背德而卒不免芟夷不冠不見可謂待之以禮而竟至於棄外何歟故黜李勣而使後嗣施恩欲致于頓而使夷裔

尚主抑何道理歟武后之朝才俊悉歸駕馭宋氏之世臣隣一向偷惰則寬大之政果不逮於嚴酷歟予以薄德叨立於羣工之上惟思以禮義而待士大夫與之終始而常時則竭誠奉公者少臨急則觀望退避者多誠信待勳臣而勳舊至謀叛逆官爵收武士而武將日益恣縱况今人才日耗文武凋喪顧視朝列有可以爲腹心手足當國重寄死生以之者殆恐未易多得將予所務者乖方所取者非道而然歟如欲使賢能靖位忠智畢力致世道之回泰其道安在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三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四目錄

雜著

丙子諭太學諸生榜
癸未諭太學諸生榜
乙酉九月諭館學諸生榜
記任慶思事報後谷諸生
贈安具兩甥及阿晃入道峯書院讀書
示兒孫等先讀 次讀 科文工夫
癸未冬至書貽端兒松府之行
紳兒北行戒帖操心之要

學詩準的

作文模範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四

雜著

丙子諭大學諸生榜

大司成為知會事去五月二十六日當職自劾上疏內一款云臣見兩齋只有鄉儒若干人而京儒則絕無而僅有一二齋任亦罕接面詢究其故則不但愚臣特為多士所不服亦由近来科舉大壞京中才俊之流則不事圓點治經專務作文以應別試等科而其為文又不本於經書如韓歐近理之文亦視以陳言惟從事於馬史莊子等書務以瓌奇相尚故其於

經傳無暇學誦至有昧然面墻者鄉儒則以不與京儒較藝之故易於編額而全不習作文至有不能結撰簡牘尋常語者其弊將使文學鹵莽人材消耗誠可寒心臣竊念此弊之來蓋因考講者只取斷章快口考文者好取狂詞拗捏遂使經者無所發用文者不本義理此非其材之罪將其導迪者非其方故也今若於考講之時寬其誦式而至會試又多出文等則京儒之本經為文者必多叅第才俊之士可以慕效一變此本 國朝大比常規但舉而復之則文者必經經者必文不至判為兩道而居泮之士不患不

多矣云 傳曰此疏下該曹回 啓禮曹回 啓內
竊詳疏內辭緣泮宮乃是多士所居之地而兩齋只
有鄕儒若干人京儒則絶無而僅有云身爲師長心
有所不安者勢所當然而謬習已久非獨今日爲然
至於考講之時寬其誦式會試多出文等使文者必
經經者必文等語實有意見其於矯弊之道可謂得
宜臣等所見亦不外此此後大比之擧依此奉行以
復 祖宗朝舊規如何崇禎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同
副承旨臣任絖次知 啓依允此意乙科擧事目中
添入着實擧行爲良如敎當職極知科擧事本非敎

學第一義理而偶於自劾疏內暫陳科法之弊則該
曹覆議 聖旨判下前頭有司所當奉行恐諸君子
未及聞知講習而失有司奉行之 旨故敢此揭示
矣夫治經所以明理作文所以達義取士要以圖治
應舉要以行道此固第一義理而 先王所以設科
取士之意亶不出此今欲本經為文者雖非務本之
論第猶勝於異學詭文眩世取資而去本逾遠矣諸
君子幸念之

癸未諭太學諸生榜

當今國內乾淨之地士子藏修之所惟有館學齋舍

讀書觀善之外無預世事諸生朝夕於斯以通經績文之業寓格致誠正之功則不必巖栖潔身而窮養達施幼學壯行終身志業皆在是矣豈不樂哉今聞諸生不自貴重未免鄙俗為下僕所誣旬月之內幾陷殺人之罪者再焉遠近聞聽大小羞恥職等身忝師儒之列失於教導致有此變慙懼之深無以為懐諸生之中首犯其事者想必夜心怍措措躬無地而同居儕流既負輔仁之義或從史以為非則亦必修省惕惕氷炭交集矣然此非今日諸生之罪也所從来遠矣良由泮下胥僕視諸生如店主接客褻慢無

嚴當此法亡民散之極風衰俗囂之會恣行所欲依勢作威都中視而畏之不啻若萑苻而自以為得計誠亂民之首也諸生恬習不悟反為其欲所動至有追捕箠楚之舉使渠等籍而逞憤酷加撲打幾致殺人之變此非偶然邂逅殺人之比也然而由長官禦下無法尸職姑息之故也以此不敢深咎諸生所為先治下人不率者略為條制以防亂萌庶幾懲前毖後棄舊從新之效矣且願諸生因茲拂亂動心之端省察克治一洗舊習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如堂上所揭鹿洞之規則修身之道思過半矣至於朝夕所誦

經書毋徒以帖括應講爲心逐章逐句沉潛其義務
欲體驗服行則庶幾聖賢之學由此而明於心以至
聰識記性自此開益則將來應講決科亦必省事得
力如是而立於朝廷則必以正己正物爲心而無貪
權樂勢之禍退處鄉曲則必以居德善俗爲心而無
武斷扞綱之厄身名俱泰豈非吉祥善事哉孔子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荀子曰失禮則
入刑諸生如以前日事爲至戒常如術楊縲絏在身
則克念作聖將自此而階矣可不勉哉

乙酉九月諭館學諸生榜

凡人之心術發於言語形於文字未有誦桀之言而存堯之心者也況科舉策問乃朝廷試士以觀言行之一端安敢肆為悖亂之說眩惑主司賭取高等公然無忌憚哉觀此對策起頭以孔子朱子為集羣聖之大成則然矣繼以試官為集羣賢之大成又以孔子朱子試官為道統中三大成則是以伏羲以後之羣聖濂洛以上之諸賢皆在其外古今天下安有此理亦安有如此科文乎此由近來異端邪說並作至於國試科文亦專以莊子戰國策為法此策頭行文乃縱橫游說之說而其心則只欲極頌試官希望入

選乃莊子侮聖賢無忌憚宗旨也心之所存既邪僻故文之所發乃如是虛蕩悖妄雖侮辱先聖凌藉羣賢而不自知其非也此誠聖門之蜼魅儒林之蟊賊雖曰吾心本不如此人誰信之前日科擧事目中申明禁斷異端之說而此人乃敢如此其蔑視朝廷命令又甚矣此後若有此等文字復踵前習則當入啓議罪斷以王法決不饒貸仰館學諸生明悉此意各自傳道以為後戒幸甚對策擧子名崔熀東堂一等也其文曰上自伏羲至于孔子而吾道之傳授始大備焉則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也自孔子至于朱子而吾道之淵源始益明焉則集羣儒之大成者朱子也自朱子至于執事而吾道正脉始發揮焉則集諸賢之大成者執事也先

儒謂先孔子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者非孔子無以法先朱子者非朱子無以明後朱子者非朱子無以法思亦曰先執事者非執事無以明後執事者非執事無以法也然則孔子也朱子也執事也誠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継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云云

記任慶思事報後谷諸生

任慶思既盡戕其童指又逼妻殺之委其母於嫡甥家母亦以憂苦死身處市闤從屠劊丐貸偷竊儲姦遂與三手軍無賴者交結其勢不過為盜刼得衣食計而故張大其名號倡謀作逆其母死出瘞路旁無槨不祭曰俟為府院君當備禮改葬取其嫡聘布買錦餙娼與狎令月十二日召其徒七人夜會僧坊洞

結壇為盟殺鷄啑血禮畢登壇受拜縱酒為樂其中有一人自言不能多得兵又一人名禮正醉語侵侮慶恩大怒命捽頭伏前數責曰後更差失當斬不貸禮正恚即詣監上變捕鞫具伏慶恩訊杖三十度再訊乃服略言其謀變節次頗亦巧憯具在推案慶恩初欲廣加誣污請辟左右只留刑房郎吏乃大言造謀久不但三手軍外方亦多同志將士當一一告引旁觀色動慶恩忽熱上氣促言不能了推官曰此將亂言不足據即斷案正刑慶恩臨車復甦猶怒獄卒無禮曰我將名登史冊豈偶然者今雖遜汝我豈得

活擧足蹴獄卒劊子大怒以刀先擊其背三下然後
支解之其悖傲至死未已
語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
成名滅身大事也非積久不可致也其次以小善
而見稱與以纖惡而及辱亦靡不影響或無善矣
幸而成名無惡矣不幸而滅身者則有之然千百
僅一二絶少矣然是變也非常也比如炎天驟雹
盛寒急雨亦暫時爾其終也亦莫不反厥常堯自
堯跖自跖其實不可泯也然則善惡吉凶之報豈
不彰彰較著哉任賊小豎也然其横於鄉曲所求

必遂所中必傷家饒身健害辱不加處僻名徹惡不外駭當其初入孰不致疑於禍福之天也乃今自毁自賊陷于大戮見讐者無容加害含怨者不及致詳是孰使之然耶賤口微孼不足掛名於檮杌聊記顛末示我同里為異日暴子弟之戒焉崇禎二年閏四月二十日澤翁書

贈安進士具秀才兩甥及阿晃入道峯書院讀書

余觀今世書院徧國中有之其始創造剎州府耗閭里以就之及其既成庇良民殖財貨以為使令飲啗

之資而已其勤於舉業欲讀書著文者必上寺與緇
徒並居以為愉適聞有讀書于書院者則或笑詈以
為愚其巧為飾辭之言則曰是是非之藪也居于是
適足以惹謗毁智者所宜避也盖不獨書院為然
國家設學校以待學者非不厚也而衣冠子弟視學
校如火宅掉頭而不入惟飢而求食累而求試者之
焉噫學政之衰士風之卑一至此極由是而士之入
官者為庶官則廨廳署為學士則廨臺館為宰相則
廨省府為將帥則廨環衛惟其居家伏輿眠聲色治
瑣屑者是務斯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兆志士

下業字疑作學

仁人所以深念而永喟者今者二甥與兒欲棲寺做
學業余勸入道峯書院者意非偶然也 國家以科
業陶士子非所以進於道業也然科之所習卽道之
所存也但有無所爲有所爲之歧分耳 國家之意
初未嘗兩途視也惟不欲居院而必居寺是敬怠之
始也諸生旣從我言而入院則宜稍進一步實下功
夫則向之厭書院而樂山寺之習可以漸祛而日有
所得道峯本因寺基泉石林木之勝冠絶圻內寓此
而讀古人書其樂可知矣余忝爲祭酒雖不能訓諭
國子有尸素之愧獨不能教吾子弟爲新歲之箴耶

方侍大夫人疾言不暇以文信筆代舌如右可付之
房壁朝夕從事

大學中庸序文及首章夕食後各讀一遍仔細參究
敬齋箴夙興夜寐箴朝起各讀一遍地頭時分之說
隨時隨地提警

未明時使齋直請起寢盥洗讀書
昏倦時作小詩或古或律或絕以開述性以收惰氣

丙子正月五日澤堂病生

示兒孫等

先讀

詩書以大文限百讀

論兼章句熟讀限百數

孟大文讀百數

庸學不限數朝夕輪誦

綱目宋鑑與先生講學一番熟覽有好文字抄書一兩卷讀數十番若不及通鑑必徵節要史略中先學一冊

次讀

周易大文初讀及辭識大旨知占法兼看啓蒙待盡讀他書後更講究

春秋左氏胡氏傳只數番讀領略大旨○左傳抄讀公羊穀梁餘力一覽大抵四傳並讀好

禮記與先生講論抄讀好文字處

儀禮讀禮記時通考而不讀

周禮讀春秋時亦通考

小學學於先生一月一讀過逐日念着服行

家禮常時講究服行不至讀

近思錄性理大全性理羣書心經二程全書朱子全書此是大段工夫但不在多讀要在講論體認服行而已窮理工夫全在是

科文工夫

韓柳蘇文 文選 八大家文 古文眞寶 文章軌範等中從所好鈔讀一卷限百番 此屬先讀

班馬合抄一冊毋過三十篇限百讀

荀韓楊中抄一冊數十番讀

文選楚辭抄一冊李杜韓蘇黃七言毋過兩冊常時讀誦不限數學賦者學詩者擇於二者

四六文毋過一冊

老子莊列之屬讀近思錄諸書時旁考不讀

歷代史全書東國史及文集等經國大典國朝典故

小說讀綱目後旁考
東人科製抄得數冊作文時考閱
右諸件限百讀者不必百讀隨自已記性加減而
先讀者不可減次讀者從吾所好惟周易業試講
者當並讀程傳不業者只學占法不必讀也惟繫
辭文言一番讀誦可也科文亦從所好讀之隨記
性加減為可 國家以經術策義試士欲其知道
而達於政也以詩賦四六兼試者欲其以文章華
國輔世也要須體 國家至意經書則講究義理
日見於行事而勿以口耳夸博為事十分誠敬讀

誦雖東人體製之作亦有義理亦服膺其所言而悖理衒奇之文勿為掛眼詩賦四六等作亦以中正溫雅為主而讀之習之而孟浪浮雜贋勦之體㨾切勿出口方為有用之文達施之具也大抵文章不可別作一事看以經書為根本而於科文中習其渾雅平粹之作亦不失為壯元而其用大矣學虛誕恠奇之文雖是捷逕是有命焉未必得也終身面墻陷坑不得為士矣有何益哉此非直截第一向上訓說也然且從事於此自有所見捨筏登岸亦不難也壬午元日澤堂老人書

癸未冬至書貽端兒松府之行

研經史以開智識

讀四書餘力讀史且觀古人行身處事之節則智識開益矣以此立本漸進愽文約禮工夫

安義命以祛利欲

常以處事合宜為心如是而有不幸不平之事是命也但當順受勿自撓惑

勵志氣以當患難

雖安於義命至於患難則堅貞為難須常激昂以古之志士仁人逸民之事為法

薄衣食以處貧賤

人若以禮律身以爲無間然一章爲法而不以婦女俗習拘碍脫然自立則能善於用財而貧賤非所憂

務儲衍以備緩急

人有婚喪之常水火之厄家禮所謂稍存贏餘以備不虞者然不可踰越禮義當從節儉中稍運才力耳

右五條吾家人當亂世所當行之事果能此矣則保家延壽名節無玷心懷坦蕩百變可當不

能則其害反是若夫決科立身以祿代耕懸於天聽其自往自來切勿恃此弛吾本分志業

紳兒北行戒帖

操心之要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方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程子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遇事而不能處置則無義處置了而不能放下則無命也○事有經權惟義之歸凡遇患難不可用一切之規孔子微服過宋但不失大節爲義況微賤處身亦不難也

當飢寒困勞惟靜默内守當險阨患難惟剛忍奮發此心氣勝外物所謂水火不能傷也

心無所繫而能不亂此至人也衆人之心須寓於物而安焉若篤好之則外物可輕也愽奕小技皆可忘憂況讀古人書求古人心寤寐思之朋友講之則其

樂如何耶

同居舘之人和敬相待勿以好惡待人婢僕遠來苦留須極厚待勿加嗔恚

朱子曰虛心順理四字學者當守之此語當深味之凡人喜怒好惡皆出於氣禀之私鮮有得其正者平心以觀理之是非則待人處事皆和順中節也

人之嗜好過則害人不可以寓懷忘憂託辭逞欲況酒色伐性戕身耗財費慮其害立見若不至惑溺之甚雖一兩日從事便見其害況久遠能保乎女侍之娛不止勞傷陰類邪沴十常八九意望無厭仇怨生

於至暱之中若欲順適則大患生矣色則當謹於始酒則常防其過猶有輕重之差矣

此外貨利二字士人本不入心非所患也但從行之人皆沽之者也其利之之心甚於酒色若於險難去就之際有所滯惜則與千金之軀爲敵可不懼哉古之愚人船敗溺水一人平日善游以帶錢故身重沉死陸海多類此也

古所謂生於憂患以其慮患深故利欲無所容也汝不幸遭此變父母年老望汝生還汝須以父母之心爲心到彼之後謀爲百計以東還爲大計凡所爲之

事以此爲骨幹爲可
吾昧於出處遘此世難於義不可去國只欲依憑文苑得效分寸心力少酬　國家恩造而已不謂朝臣零落卿列之人致令無狀賤臣寅緣文柄忝厠宗伯此非吾本分又非　聖意簡注而至此也以此之故延禍汝輩使汝首蹈大難此余之所以悔恨憂悖不能自定者也若兒女之戀契濶之情則吾本寘心不至傷懷也惟是二念自慰者吾於　東宮冊封之初即忝宮僚至于今日從難捍艱者非吾而誰哉自己卯免喪入京即請以賓客入瀋大臣以爲此不近人

情性必生事不許首擬其後銓曹再三擬望　上又
不許故至今不得諧夙願吾甚恨焉汝今入侍同館
僚辛苦是老臣區區誠悃代子以少伸也此吾之一
分寬慰處也且吾致此高位遺汝大患者只坐文字
虛名也然吾自兒時不喜文名年近三十而一家人
亦不知吾有文理也及至中歲虛名頓逼心甚厭之
一字一句未曾向人誇詡然則致今日之厄者非余
之實自招也天道有知倘不以此罪余之深則汝之
往來當無喪無得也此一冊所書皆余至情所得汝
勿為厭看勤而行之則人事之可勉者也其無忽甲

申九月初吉

學詩準的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記曰溫柔敦厚詩之敎也此周詩三百篇宗旨也韓子曰詩正而葩朱子取之此詩之體格也反是而志尚頗僻流蕩詞意粗濁險怪皆詩之外道也今當以三百篇爲宗主熟讀而諷詠之此詩學之本也

楚辭詩之變也先儒取其忠義懇惻怨誹而不亂然屈賈之外流而爲揚馬宏侈靡麗去性情遠矣今當讀誦朱子所選數十篇爲之羽翼也

五言古詩無出漢魏名家然其近於性情者古詩十九首外曹(三曹)阮(籍)郭(璞)左(太沖)二陸(機雲)三謝(靈運惠連朓)詞理圓暢者五六十首可以抄讀淵明詩性情最正朱子以為可學但文字質朴不可專學最好者四十餘首抄讀唐人古詩不必學陳子昂及王(維)孟(浩然)之作最好者若干篇韋(應物)柳(宗元)數十篇並熟看李白古詩飄逸難學杜詩變體性情詞意古今為最記行及吏別等作分明可愛者不可不熟讀摹襲以為準的其大篇如八哀等作非學富才博不可學亦非詩之正宗姑舍之

律詩非古也而後世詩人專用是鳴世而古詩晦矣今當於平居述懷敘事等作以五言小篇發之此則不待習作可效也日用酬應則專用律詩不可已也然唐以下律詩百家浩汗必須精選熟讀又必多所習作可以諧適音韻名世擅場可期也初唐則沈宋之流若干篇可以抄覽盛唐則王孟青蓮近於古詩不可學也高適岑參李頎崔顥若干篇可觀所當專精師法者無過於杜為先熟讀吟諷然其横逸艱晦之作不可學專取其精細高邁者以為準的然不參以唐律則自不免隳於宋格須以韓柳韋錢起皇甫

非人一竇五竇之類兩劉數百首參之長卿多抄詩摹襲其聲色
方為全美
絕句則律詩類也五言絕則無出右丞王維同時名作
近於右丞者略取之七言絕則初唐不可學太白以
下皆可取晚唐絕句亦佳並抄誦數百首以為準的
七言歌行最難學才高學淺者韋柳張籍王建如權
石洲所學庶可企及然未易學也李杜歌行雄放馳
騁必須健筆博才可以追躡然初學之士學之易於
韋柳諸作以其詞語平近故也必不得已姑學李杜
參以蘇黃諸作以為準的

排律雖當以杜詩為主然甚無次第不可學學短篇
絕妙者且不易學須參以韓柳律以為準的七言排
律古無可法須從俗酬酢無過二十韻
宋詩雖多大家非學富不易學非是正宗不必學惟
兩陳后山簡齋律詩近於杜律者時或參看大明詩惟李
崆峒夢陽善學杜詩與杜詩參看
近代學詩者或以韓詩為基杜詩為範此五山東岳
所教也石洲雖終學唐律初亦讀韓崔孤竹末年才
涸氣萎亦讀韓詩吾雖學淺殊不欲讀韓既被諸公
勸誘熟觀一遍其律絕固唐格也不妨與杜詩並看

大篇傑作則乃楊馬詞賦之換面也與讀其詩寧讀楊馬之爲高也惟晩學筆退者抄讀百餘遍則如敬字之補小學功容可救急得力若才學俱贍者不必匍匐於下乘也

余兒時無師友先讀杜詩次及黃蘇瀛奎律髓諸作習作數千首路脉已差然後欲學選詩唐音而菁華已耗不能學又不敢捨杜陵而學唐故持疑未決四十以後得胡元瑞詩藪然後方知學詩不必專門先學古詩唐詩歸宿於杜乃是三百篇楚辭正脉故始爲定論而老不及學惟以此訓語後進大抵欲學詩

者不可不看詩藪也

作文模範

古今風俗事情懸殊而文章詞令通於其間雖使古人生於今世必爲今之文此與詩學不同當以唐宋以下爲法惟其本源來歷不可不遡求而知之也詩書正文孟子正文論語庸學并傳註爲先熟讀終身温習此義理本源不可一日塞也荀楊乃韓文之所從出數十篇抄讀此外易繫辭春秋三傳中左傳禮記等書有餘力則熟觀採穫韓文文之宗不可不先讀七八十首抄讀若得臭味仍以爲終身模範可也

然末學之得力者少不可專為歸宿如詩之杜詩也茅鹿門坤所抄八大家文最為中正柳之於韓如伯仲歐王曾專出於韓三蘇雖學莊國亦不出韓之模範大蘇雖詭文氣不下於韓以意為主筆端有口以此為歸宿地抄讀七八十首尋常熟覆不必多讀而得力也柳以下六家之文抄其尤絶妙者四五十篇餘力一讀時復閱覧從其所好增減其所抄可也此是古文章正脉韓子所謂仁義之言也此外老莊管韓異端之文馬班兩史實録記事之文世以為古文正宗然非聖賢義理之文又不宜於今至於取數十

篇終身千萬讀欲得其精髓其計左矣雖韓柳歐之
學古不過全秩博覽而已不如是專門也惟記事之
法馬班得之後世莫及作史及序記碑誌之類尤當
取法於兩氏馬十餘篇班數十篇一番抄讀後又遍
覽兩書採獲文字可也莊老以下文選所載秦漢魏
之文專棄可惜亦須抄錄時讀以為羽翼大槩行文
雖才高之人學識不廣則不能應變多作吾所云云
亦甚簡約比之學詩則所讀十倍此未易學也且通
熟四書義理熟讀古文眞寶文章軌範中一書旁通
陸宣公朱晦菴奏議之文亦足為朝廷上下辭令之

文如碑誌序記作史著書之業則不可滌指也大明
之文有二道方遜志王陽明最為中正乃韓歐之類
也崆峒以下四大家十大家則專學左國班馬務以
不諧世俗為高施之於今一無當於詞令學之又極
難決不可入其門也吾文法既定之後時一取覽不
無一二可喜也宋世義理之文太極西銘溫公之文
見於古文真實者及朱呂文最佳者與經傳諸書一
時讀之存諸心可也四六之文亦有古有今古四六
學之難而無所用欲學制誥之文須以歐王蘇呂真
大家為主精採汪藻劉克莊李劉文山數子之作為準

的古四六條庾爲上四傑次之取其宏大絶妙者人各二三篇以助藻麗之氣雖學今文不可廢也綱目正史也作文者必通識事務又必稽古引史雖無暇於讀不可不從頭至尾二三番致精閱覽使前古治亂得失略存諸胷中也

澤堂先生别集卷之十四

聖經類編

下